

尝遍各种可能 不会再有续集

——听《孤注一掷》导演申奥解析作品



“从《受益人》到《孤注一掷》，都出自宁浩导演监制，你本人也是‘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推出的青年导演，与宁浩导演合作的感受是怎样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孤注一掷》以点映5亿票房刷新影史纪录，之前有想到会这么火爆吗？你在创作《孤注一掷》的过程中有去研究观众和市场吗？”
“电影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寓意了反诈不止，或许也暗示了续集的可能性。请问导演是不是会有续集？”
……

反诈题材犯罪电影《孤注一掷》自点映以来，引发暑期档观影热潮，日前，在路演的转场间隙，《孤注一掷》导演、编剧申奥接受了媒体采访，为观众答疑解惑。

筹备时候 只凭直觉

《孤注一掷》从开启点映到提前上映，排片占比15%、21%、24%、41%、46%日日飙升，票房占比也逐步攀升，昨天票房突破20亿。如此凌厉的市场表现让这部“上海出品”甚至有了冲刺暑期档票房冠军的可能，电影对现实生活中网络诈骗的关注和呈现，让这部电影吃足了市场的红利，在短短几天内就引发了全家组团、全民观影的热潮。但申奥导演却说他们在筹备的时候，完全没有研究过市场。他说：“《孤注一掷》筹备是在三年前，拍摄是在两年前，构思剧本的时候都还没有‘大数据’这个概念，甚至还有很多人提出来这是一个小众的题材，因为他们认为被诈骗过的人是人群中的少数，跟有过爱情或者亲情这种经历的人相比，那简直就是太微小的群体了，但我们工作开展以后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现在的市场反响其实也比较好地印证了我们的决定，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受众很广泛的题材。”

感谢宁浩 倾囊相助

受众广泛，但也要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不能照搬生活”。采访中，申奥并不讳言创作《孤注一掷》最大的困难是平衡好戏剧真实跟生活真实。“众所周知，现实的情况比电影所能呈现的尺度要残忍许多。怎样把握好分寸，这个是最难的。”

如何把握分寸，是否这一次依旧得到了监制宁浩导演的帮助呢？“区别是第一部的时候，他几乎是一直伴随着我创作，指导着我创作，但是第二次的时候给予了我非常大的空间，只是在个别几个问题上讨论其他的。大方向都充分尊重我的选择。”申奥坦言，对于成长中的青年导演缺乏的是资金和经验，自己的能力肯定无法完成这样一个电影从资金募资，到团队搭建，再到最后的拍摄、发行、宣传等等，“宁浩导演很无私地把他所掌握的影视行业相关的资源全部都贡献给了我们年轻人，非常感谢他的信任和支持。”

公安干警 太不容易

“所有的努力”里，包括导演和其他主创做的前期采访、搜集资料工作。真实的案例里，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让我们意识到每一个受害者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家庭，他的亲朋好友都会因为一个诈骗，而产生一个很长时间的连带的伤害。”申奥说，每一个案件背后损失的不仅仅是财产，而是一个又一个家庭，一段又一段情感的崩盘。

导演还提到，他们不光是采访了很多公安干警，还跟着相关部门的反诈斗士到反诈一线去进行过调查，进行过抓捕，体验生活，“最深的印象就是工作开展起来好难啊，除了在境外遭遇当地各种复杂势力的阻挠，再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出境后一些地区连最基本的网络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些高科技的破案手段根本无法展开，片子里我们也展现了公安干警只能用很原始的办法去侦查，去办案等等。”

反面人物 并未洗白

电影后半段，阿才放走了本该被沉湖的安娜，不仅为公安攻入诈骗集团窝点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也让不少观众为阿才这个“纯爱战士”唏嘘，对于是否洗白反面人物的声音，申奥明确道：“阿才放走安娜其实跟纯爱没有关系，这个情节也并非是对犯罪分子的洗白，最后这个犯罪分子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个桥段其实是为了映射我们现实案件中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当然这种人物是非常零星的，但是他的经历其实也很让我触动，就是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最后变成了加害者，他某种程度上是跟新来的受害者会有一点点共情的。也许，安娜、潘生的今天就是阿才的昨天。”

没有续集 期待突破

电影结局的设计引发观众讨论，不少人好奇是否为第二部伏笔，对此申奥也给出了回应：“不会有续集。目前没有续集的计划，那个镜头主要想表达的就是，网络诈骗很难根除，层出不穷，还是需要我们不断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他再次强调了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希望观众看了电影之后，走出影院的时候，可以意识到诈骗无处不在，要提高反诈的意识，然后警醒自己和身边的人。”

虽然前两部电影在口碑和票房上都取得了不俗的表现，但申奥说自己的下一部电影可能不会再是犯罪类型，“目前的计划是想开拓在其他类型上的探索，尝试更多的可能。”
本报记者 孙佳音

热演五年 依旧场场爆满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
久演不衰有何秘诀

9月15日、16日，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将重回出发地——兰心大剧院，举行首演5周年纪念演出。很多人好奇，为何在驻演长达5年后，《石库门的笑声》依旧能场场爆满？昨日，毛猛达、沈荣海这对合作近40年的“金牌搭档”不无默契地说：“没啥秘诀，就是‘认真’两个字。依要是真心欢喜一门艺术，自然就能坚持和坚守。”



大众到小众 小众到大众

独脚戏曾在上海滩红极一时，最鼎盛时期，一条淮海路家家商户门口无线电里都在播放姚（慕双）周（柏春）双档的段子。路人一路走、一路笑，听完段子一站路走完了，电车票也省下来了。

随着文化艺术形式愈加丰富，独脚戏渐渐从大众艺术变为小众艺术，被列入非遗项目。但热爱独脚戏的人始终在努力。开始做《石库门的笑声》时，毛猛达和沈荣海都已是退休年纪，但他们决心“退而不休”再搏一次。

“本来只想做20场，没想到一做就是5年。”从加起来130岁做到加起来140岁，他们的信心越做越足，野心越做越大，已年逾70的沈荣海说：“现在阿拉不给自己设限，只要还能唱得动，就会一直在舞台上唱下去。希望有一天，小众的独脚戏能够重新成为大众不可或缺的生活甜蜜素。”

口说无凭，沈荣海用实际行动佐证——没有演出的日子，每天健身房两个半小时，周末加练100个俯卧撑，他说：“演出是需要体力的，保持健康才能一场演满两个半钟头。”同样为保证演出质量，一直崇尚生活就要有酒有朋友的毛猛达，现在抽烟喝酒都定时定量，“年纪上去了，要保护嗓子，香烟老酒还是要克制”。

黑发到白发 白发到黑发

《石库门的笑声》5年演出140场，观众席里的平均年龄也在逐年下降。聚焦石库门生活变迁、紧贴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独脚戏不但唤起了老戏迷的热情，也屡屡“破圈”斩获新粉丝。

该剧出品方——艺动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霖本身也是滑稽迷，他感慨：“当年，跟阿爸、姆妈进剧场，里面都是黑头发的年轻人，后来这批人慢慢变老，独脚戏场子里就变成白头发老观众了。最让我感动，现在《石库门的笑声》剧场里又都是黑头发的年轻人了。”

这些重新走进独脚戏剧场的年轻人里，不单单是怀旧的海派小囡，还有很多新上海人。年初，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在中国大戏院上演，毛猛达和沈荣海走出剧场已近晚上十点半，遇到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拿着节目册来签名。“正因为有这样的观众，我们才更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每次演出都要替换新内容、聚焦新热点。”毛猛达说。

线下到线上 线上到线下

虽然演出内容“不能外放”，但并不意味着“石库门”就放弃了电视、网络这一传播上海笑声的绝佳平台。两年前，毛猛达开了抖音账号，如今粉丝已近67万。

不美颜、不滤镜，不打底稿、不排练，毛猛达主打一个“上海爷叔同你聊聊过去那些事”。随缘直播、从不预告，但每场也能聚集5000+的人观看，最高峰时达到1.2万。看似随意聊天的直播，其实毛猛达在暗地里也下足功夫，研究年轻人流行语，琢磨网络直播的节奏和语感。从线下演出到线上直播，再从线上直播带动线下人气，都是为传承、传播本土非遗，让“上海的笑声”传得更远。毛猛达说：“时代在变，我们的演出内容、表演技巧、思维方式都要跟着改变。”
本报记者 朱渊